

<<重游缅湖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重游缅湖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48969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48960

出版时间：2009-10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[美]E·B·怀特

页数：230

译者：贾辉丰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重游缅湖>>

### 内容概要

E·B·怀特(E·B·White, 1899—1985), 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”。

作为《纽约客》烹要撰稿人,怀特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“《纽约客》文风”。

怀特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关爱,他的道德与他的文章一样山高水长。

除了他终生挚爱的随笔之外,他还为孩子们写了三本书:《精灵鼠小弟》、《夏洛的网》与《吹小号的天鹅》,同样成为儿童与成人共同喜爱的文学经典。

“E·B·怀特随笔”由作者本人选定,囊括了这位最伟大的随笔作家最重要的随笔作品,中文版分为两卷出版:《这就是纽约》与《重游缅湖》。

<<重游缅湖>>

作者简介

E.B. 怀特 (E.B.White, 1899-1985), 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”。  
作为《纽约客》主要撰稿人, 怀特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“《纽约客》文风”。

<<重游缅湖>>

书籍目录

佛罗里达佛罗里达珊瑚岛时光之环我们心中珍爱什么？

回忆一个美同男孩的下午别了，我的至爱！

非凡岁月重游缅湖消遣与癖好大海与海风铁路书、人与写作圣尼古拉斯协会夜之细声。

闲话幽默唐·马奎斯威尔·斯特伦克福布什的朋友们E·B·怀特其人译后记

## &lt;&lt;重游缅湖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佛罗里达珊瑚岛 1941年2月 我在佛罗里达一处珊瑚岛的海滩别墅写下这些文字。外面，风雨敲打着汽车。

西来的暴风雨掀动翻滚的大浪扑向海岸，惊涛阵阵，持续的轰鸣声代替了往日间歇的拍打声。商会出于好心，对此喧嚣视而不见，埋头起草下星期在展馆的时装展公告。报纸上说，明天天气好些。

别墅的墙壁是用企口板横向拼成，漆成绿色。地上铺草席。

草席下有一层细沙，是进门时趟入，又渗到草席下。

我本想揭开草席，把沙子撮成一堆儿，倒出门外，终于还是作罢了。

显然，珊瑚岛上一向是这般情形，我没有理由横加干涉。

屋子角落的一处小小的木制基座上，摆一台煤气取暖器，靠屋子附设的储罐供应煤气。

这台设备可将空气中的氧转化为热，迅速提高室内温度。

点不点取暖器，全看你是想在通风良好的屋子里冻僵，还是想在温暖中窒息。

操作几回，就能找到巧妙的平衡——留下足够的氧气维持生命，又能产生足够的热，免得冻死。

西面的墙上，挂了一张印第安壁毯，壁毯的一侧，别了一枚圆徽章，上面的文字说明了它的来历：卓普俱乐部青少年培训课程。

北面的墙上是有凹斑的柏木壁柜。

最上一层，摆放了三只大松果，两只涂成翠绿色，另一只涂成砖红色。

还有一个罗马双轮战车形状的镀金烛台。

下面一层搁板上有一些贝壳，有人下了很大力气，让它们看上去像是飞鸟。

最底下一层，站着一只小不点儿玩具牧羊犬，用野兔皮制成，舌头用红法兰绒。

我坐的地方再往前，是厨房，有煤气炉，还有一台年头很老的小电冰箱。

冰格留下深深的刮痕，想必是人们为了撬它下来，使用了起子、刀子、改锥，连带上气急败坏。

冰箱突然启动时，声震屋瓦，各处的灯光瞬间都黯淡下来，随即重放光明。

冰箱里放牛奶、黄油和鸡蛋，供明天早餐之用。

明天早上，还有牛奶送来，我再留给次日早餐，如此一来，我每天喝的都是头一天的牛奶，从来享用不到完全新鲜的牛奶。

假如我索性扔掉整整一瓶牛奶，本可以避免这种局面，但当今世界上，没人能如此大胆。

扔牛奶是一宗罪，我们都很清楚。

厨房和卫生间水龙头流出的水含硫，不适合饮用。

它在下水道周围留下深棕色的污渍。

蘸水往脸上抹剃须膏时，感觉就像用细砂纸打磨下颚。

水质太硬，含硫量又高，一般的肥皂都不管用，刷洗早餐的碗盏时，非得用德夫特牌强力洗涤剂。

房舍的门廊处，有两个细颈玻璃瓶，分别立在各自的架子上，里面装了泉水，供饮用、煮咖啡、刷牙。

水瓶和架子的押金是两美元，每瓶水五十美分。

两家相互竞争的公司为社区送水。

我不巧与这两家都有点瓜葛。

每两三天，这家或那家公司的人就会光顾，盘桓一会儿，嘀嘀咕咕地抱怨门前对手公司的水瓶。

我曾试图退掉一家公司，保留另一家，而这得有点说一不二的本事，我偏偏没有。

让我惊讶的是，一个人喝光十加仑水，需要多长时间。

我本以为，用现在的一半时间就足够了。

今天上午，我从报纸上读到，一位老黑人，一百零一岁了，自夸他一生喝下过多少威士忌。

他说，他曾在酿酒厂工作，每天，他们给他一加仑威士忌带回家，上班的这几天一切都很妥帖，但到了周末，他说，他就得自己买上一加仑酒，帮他飘悠到星期一。

## &lt;&lt;重游缅湖&gt;&gt;

厨房的碗柜里，有一袋橙子，早上用来榨橙汁。

每只橙子上都贴了“添加色素”的标签。

给橙子染色，使之呈橙色，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无耻的举动。

这简直可以说得上骇人听闻，这番举动，显然是在暗示大自然不知道它该做些什么。

我觉得，染成橙色的橙子，同涂成绿色的松果一样让人反感。

我认为这是我见到的最丑陋的事情，似乎很难相信，这块地方，或许吧，在果树林子十英里范围之内，我买不到没有给人染色的橙子。

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这样想，欺诈已经成了一种国家美德，在许多圈子里为人津津乐道。

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，我从晨报中得知，已有一百三十六车橙子装车启运。

如今，可能有数百万儿童不清楚天然橙子为何物——只知道人工染色的橙子。

倘若他们看见一只天然橙子，只怕会觉得怪异。

镇子里有两家电影院，靠一座桥与珊瑚岛联通。

其中一家影院，允许有色人种坐在楼厅。

另一家影院，根本不允许有色人种进入。

某日，我看过一个宣扬爱国主义的新闻片，最后是美国国旗在微风中飘动的画面，还有一行字：不可分割的国家，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。

观众掌声四起，但我判定，在这个禁止黑人进入的影院里，不能为(人人享有的)自由与正义鼓掌。

我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太多的人心目中人人享有的自由与正义，不过是为他本人和他的朋友所设。

我坐在那里，悬想如果跳起身来，大喝一声：“你们这帮人如此喜欢自由和正义，为什么不许黑人进入影院？”

那会有什么后果。

我敢保证，每个人都会大惊失色，这是我很想做的事情，但始终没去做。

假使真的做了，我想影院经理会抓住我的胳膊，轰我出去，理由是影片播映时分，宣讲自由妨碍了安宁。

人在南方，必须得照南方人的规矩办事，但我虽然愿意管我太太叫“小鬼头”，却不愿意管黑人叫“黑鬼”。

北方人很可能认为南方人在种族问题上偏执，南方人却认为北方人脱离实际，说出话来往往靠不住。

黑人差别待遇的理念让北方人不满意，但在黑人人口与白人不相上下或多于白人的城镇里，却被视为合情合理。

对一个问题，答案是切合实际的，还是理想主义的，要看人们回答时，说的是一年，十年，抑或是一百年。

换言之，完全可以想象，即使目前的限制不会很快取消，一百年后，黑人也必将享有更多的自由。

但这并不足以让今天的黑人观赏海蒂·拉玛尔。

想到南方在颜色问题上，态度如此前后不一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：有色的黑人不得进入影院，“添加色素”的橙子则大受欢迎。

本州这一地区的某些城市举行游乐会，缅怀以往，鼓吹未来，我在自己的脑海中，设计了一辆彩车，希望将它驶入游行队伍中。

车上一位曼妙的黑人女子，与其他人浴的美人同行，身上印了那神气的字眼儿：添加色素。

隔壁的房子里，住了位太太，是个狂热的孤立主义者，她不断跑出跑进，手里拿了小册子、书籍和作了记号的报纸，试图说服我相信，美国应当只管自己的事情。

她除过思想，还带来了沙子，我得跟在她身后，每天打扫两三次。

今年，佛罗里达抱怨生意不像平常那样好做了。

他们告诉你，工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这种不正常的状况。

北方的工业巨子忙得没时间晒太阳，甚至顾不上坐在亚热带的别墅里看看雨景。

迈阿密额外拨出数以千计的美元做广告，指望引诱行政官员撇开国防计划，享受一番黄金时刻。

虽然我不是考古学家，但我喜欢佛罗里达，喜欢它那些未曾完工的城镇的遗迹，一如喜欢它海滩

## &lt;&lt;重游缅湖&gt;&gt;

上明媚的小屋。

我喜欢顶了正午灼热的阳光，漫步在死寂的人行道上，人行道通往生机盎然的丛林，甘蓝棕榈在半途而废的街道上投下刺状阴影，藤蔓错杂，纠缠路边古旧的砌石，像在狂热地拥抱，反舌鸟沉浸在旧日不动产鼎盛时期的辉煌中，鸣啭不停。

复归自然的林荫道最动人心魄，它散发一股奇特的气息，预示着什么，等待未来的世纪，那时，鸟儿，还有蜘蛛和疾行的小蜥蜴，都会恢复记忆，而如今，它们正在一度寄托了人们梦幻的平坦、坚硬的大地上烘烤自己。

沿着这些笔直的步道，生长中的森林渐渐杂乱，不再对称——和悦而又随意的大自然将成排树木的线条变得柔和起来，路面上初生的表土滋养生命，路面的裂隙给草茎盘踞，引种的藤本植物荒芜了，明艳的花朵恣意开放，头顶，红头美洲鹫平展双翅，在晴朗的天空中飘摇，等待木槿、丝兰、千手兰和棕榈丛中哺乳动物的死亡时刻。

我记得那些热闹的日子和彩虹尽头的迷离梦想，钉了挂图的办公室；挂图上的标示；乐队演奏悠扬的乐曲，抚慰漂泊者面对郊区住房的神话时不免恍惚的灵魂；彩虹起点的免费汽车服务；树荫下小桌上供应的午餐；吹人欲醉的熏风；合同上签字的虚线；签名；预感带来的惶恐，以及佛罗里达苍天上飞翔的美洲鹫。

我喜欢这些尚未发展起来的城镇，它们始于贪婪，经过一番仓促规划，到底没能兴建起来，给人去糟蹋，这些还残留希望的城镇，没有给染上霓虹灯和种种污秽。

我也喜欢建筑群落之外的海滩，那里还是野性的，天然的，鹈鸟来此落脚，一阵浪涛涌来，连忙退避，像小孩子一样，有时，臀部一翘一翘的乡下妇人在这里拾贝，还有时，老兵会来掘斧蛤，给他留在露营拖车营地的饥饿的老伴享用。

大海的涛声最能消泯时间的概念。

你闭上眼睛，倾听海的声音，多少个世纪一涌而过，大地又绿了——一个方生的青翠时代，海与陆地刚刚接触，彼此相识，不过几十亿年的时间，软体动物刚开始进入浅滩蠕动；现在，人这种懦弱的家伙，躲在遮阳伞下，身上涂了防晒油，戴上他的偏光墨镜遮挡光线，在温暖的沙滩上铺好浴巾，舒适地摊开长长的棕色躯体，侧耳倾听。

大海能回答所有问题，总是用同一种方式；你若读报纸，报上满是无休无止的讨论、争吵和骚动，还有分歧、重大决定和协议、计划、方案、恫吓和反恫吓，于是，你闭上眼睛，大海送上又一波浪潮，自从有了世界，大海就一浪追着一浪，绵绵不绝，它抚平了一切，又打碎了一切，去而复返，飞溅的浪花中，你能听到它说：“就这么快吗？”

”

<<重游缅湖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